

華陽國志卷第七

晉導江常 璩道將撰

明成都劉大昌泰之校

劉後主志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太子甘夫人所生也襲位時
年十七

建興元年夏五月後主即位尊皇后吳氏曰皇太后
大赦改元於魏黃初四年吳黃武二年也

立皇后張氏車騎將軍張飛女也封丞相亮武鄉侯
中護軍李嚴假節加光祿勳封都鄉侯督永安事

中軍師衛尉魯國劉琰亦都鄉侯中護軍趙雲江
州都督費觀屯騎校尉丞相長史王連中部督襄
陽向寵及魏延吳懿皆封都亭侯楊洪王謀等關
內侯

南中諸郡並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未便加兵遣尚書
南陽鄧芝固好於吳吳王孫權曰吾誠願與蜀和
親但主幼國小慮不自存芝對曰吳蜀二國之地
吳有三江之阻蜀有重險之固大王命世之英諸
葛亮一時之傑合此二長共為脣齒進可兼并天
下退可鼎足而峙大王如臣服於魏魏則上望大

王入朝其次求太子入侍若其不從則奉辭伐叛
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
有也吳王大悅與蜀和報使聘歲通芝後累往權
曰若滅魏之後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滅魏
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戰爭方始耳權曰君之
誠懇乃至於此書與亮曰丁宏 張陰化不實和
合二國惟有鄧芝

二年丞相亮開府領益州牧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
乃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盡忠益時者雖
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

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
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究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
齒終乎封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
以其用心平勸戒明也

辟尚書郎蔣琬及廣漢李邵巴西馬勲為掾南陽宗
預為主簿皆德舉也秦宓為別駕犍為王梁為功
曹梓潼杜微為主簿皆州俊彥也而江夏費禰南
郡董允郭攸之始為侍郎贊揚日月

吳遣中郎將張溫來聘報鄧芝也將返命百官餞焉
惟宓未往亮累催之溫問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

學士者也及至溫問宓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
皆學何況小人溫曰天有頭乎在何方也宓曰詩
云乃眷西顧知其在西又曰天有耳乎宓曰詩不
云乎鶴鳴九臯聲聞於天若無其耳何以聽之又
曰天有足乎曰詩不曰乎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
其無足何以步之又曰天有姓乎曰姓劉何以知
之曰其子姓劉又曰日生於東乎曰雖生於東終
沒於西宓問如響之應聲溫大敬服宓亦尋遷右
中郎將長水校尉大司農

三年春長水校尉廖立坐謗訕朝廷改徙汶山立自

荆州與龐統並見知而性傲侮後更冗散怨望故致黜廢

三月亮南征四郡以弘農太守楊儀為叅軍從行步兵校尉襄陽向朗為長史統留府事

秋南中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

冬亮還至漢陽與魏降人李鴻相見說新城太守孟達委仰於亮無已亮方北圖欲招達為外援謂叅軍蔣琬從事費詩曰歸當有書與子度相聞對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奉先帝背叛反覆之人何足與書亮不荅詩數率意而言故凌遲於世

十有二月亮至群官皆道迎而亮命侍郎費禕參乘禕官小年幼衆士於是莫不易觀

四年永安都護李嚴還督江州城巴都大城以征西將軍汝南陳到督永安封亭侯

是歲魏文帝崩明帝立

五年魏太和元年也春丞相亮將北伐上疏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咸追先帝之遇欲報之陛下也先帝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

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帥將三軍北平中原
庶竭駑鈍攘除奸凶克復漢室還乎舊都此臣所
以報先帝而忠於陛下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
不効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陛下亦宜自謀
諮諏善道察納雅言不宜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
路也又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昵小人
疎君子後漢所以傾覆侍中郭攸之費禕侍中董
允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
任也宮省之事悉以諮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
益也

以尚書南陽陳震為中書令治中張裔為留府長史
與參軍蔣公琰知居府事

二月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右馬以鎮北將軍魏
延為司馬

六年春丞相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鎮東將軍趙
雲中監軍鄧芝據箕谷為疑軍魏大將軍曹真舉
衆當之亮身率大衆攻祁山賞罰肅而號令明天
水南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
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參軍襄陽馬謖裨將軍
巴西王平及張冰李盛黃襲等在前違亮節度為

郤所破平獨歛衆為殿而雲芝亦不利亮拔將西
縣千餘家還漢中戮謾及沐盛以謝衆奪襲兵與
雲秩長史向朗以不時臧否免罷超遷平參軍進
位討寇將軍封亭侯統軍

五年亮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
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令之
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臣授任無方春秋責
帥職臣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亮為
右將軍行丞相事辟天水姜維為倉曹掾加奉義
將軍封當陽亭侯亮書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稱

維曰姜伯約西州上士馬季常李永南不如也

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還魏將王雙追亮亮合
戰斬雙

七年春丞相亮遣護軍陳戒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
史郭淮出將擊戒亮自至建威淮退遂平二郡

後主詔策亮曰街亭之敗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
抑損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殲斬王雙今
歲授征郭淮遯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
功勳赫然復君丞相君其無辭

夏四月吳主孫權稱尊遣衛尉陳震慶問吳與蜀約

分天下

冬城漢樂

八年春丞相亮以參軍楊儀為長史加綏遠將軍遷姜維護軍征西將軍

秋魏大將軍司馬宣王由西城征西車騎將軍張郃由子午大司馬曹真由斜谷三道將攻漢中丞相亮軍城固表進江州都護李嚴驃騎將軍將二萬人赴漢中嚴初求以五郡為巴州書告亮言魏大呂陳羣司馬懿並開府亮乃加嚴中都護以嚴子豐為江州都督大雨道絕真等還丞相亮以當西

北征因留嚴漢中署留府事嚴改名平

丞相司馬魏延將軍吳懿西入羗中大破魏後將軍費曜雍州刺史郭淮于陽溪延遷前軍師鎮西將軍封南鄭侯懿左將軍高陽鄉侯徙魯王未為甘陵王梁王理為安平王皆以魯梁在吳分故也

九年春丞相亮復出圍祁山始以木牛運參軍王平守南圍司馬宣王拒亮張郃拒平亮慮糧運不繼設三榮告都護李平曰上計斷其後道中計與之持久下計還住黃土時宣王等糧亦盡盛夏雨水平恐運漕不給書白亮宜振旅

夏六月亮承平指引退張郃至青封交戰為亮所殺
秋八月亮還漢中平懼亮以運不辦見責欲殺督運
領岑述驚問亮何故來還又表後主言亮偽退亮
怒表廢平為民徙梓潼奪平子豐兵以為從事中
郎與長史蔣琬共知居府事時費禕為司馬也
十年春丞相亮休士勸農車騎將軍劉琰與軍師魏
延不和還成都

秋旱亮練兵講武

十一年魏青龍元年也丞相亮治斜谷閣運糧谷口
十二年春丞相亮以流馬運從斜谷道出武功據五

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志
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
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秋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還葬漢中定軍
山塚足容棺斂以時服謚曰忠武侯鎮西大將軍
魏延與長史楊儀素不和亮既恃延勇猛又惜儀
籌畫不能偏有所廢常恨之為作甘戚論二子不
咸延常舉刃擬儀涕淚交流惟護軍費禕和解中
間終亮之世盡其器用儀欲案亮成規將喪引退
使延斷後姜維次之延怒舉軍先歸南鄭各相表

反留府長史蔣琬侍中董允保拂儀疑延延逆欲
擊儀儀遣平北將軍馬武討滅延延自以武幹常
求將數萬別行依韓信故事亮不許以亮為怯及
儀將退使費禕造延延曰公雖亡吾見在當率衆
擊賊豈可以一人亡廢國家大事乎使禕報儀不
可故欲討儀儀率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吳懿為車
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事初亮密表後主以儀性狃
狹若臣不幸可以蔣琬代臣於是以前軍師領兗州
西姜維為右監軍補漢將軍鄧芝前軍師領兗州

刺史張翼前領軍並典軍政

廖立在大山聞亮卒垂泣曰吾終為左社矣李平亦
發病死初立平為亮所廢安奄沒齒常與亮當自
補復策後人不能故感憤焉

十三年拜尚書令蔣琬為大將軍領益州刺史以費
禕為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超登大位
既無戚容又無喜色衆望漸服侍郎董允兼虎賁
中郎將統宿衛兵軍師楊儀自以羊官在琬前雖
同為參軍長史已常征伐勤苦更處琬下書怨望
謂費禕曰公王際吾當舉衆降魏處世寧當落度

如此邪

禘表其言廢徙漢嘉儀又上書激切遂行儀重辟
吳以亮之卒也增巴丘守萬人蜀亦益白帝軍右中
郎宗預使吳吳主曰東之與西共為一家何以益
白帝守預對曰東增巴丘之戍蜀益白帝之兵俱
事勢宜然不足以相問也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西巡至湔山登坂觀汶川之流
武都氐王符健請降將軍張尉迎之過期不至大
將軍琬憂之牙門將巴西張嶷曰健求附款至必
無返滯聞健弟夜不能同功各將乖離是以稽耳

健弟果叛就魏健率四百家隨尉居廣都縣

十五年魏景初元年也

夏六月皇后張氏薨謚曰敬哀

是歲車騎將軍吳懿卒以後典軍安漢將軍王平領
漢中太守代懿督漢中事

懿從弟班漢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名常亞
懿官至驃騎將軍持節鄉侯時南郡輔匡光弼零
陵劉邕南和官亦至鎮南將軍潁川袁淋南郡高
翔至大將軍淋征西將軍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敬哀皇后妹也大赦

改元立子璿為太子瑤為安定王以典學從事巴西譙周為太子家令梓潼李譔為僕射皆名儒也
冬十二月大將軍琬出屯漢中更拜王平以前護軍署大將軍府事尚書僕射李福為前監軍領大將軍司馬
延熙二年春三月進大將軍琬大司馬開府辟治中從事掾為楊義為東曹掾義性簡琬與言時不應
答群吏以為慢琬曰夫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所戒義欲資吾是耶則非本心欲反吾言也則顯吾之非是以嘿然此義之快也

督農楊敏常毀琬作事憤憤誠非前人也或以白琬琬曰吾信不如前人主者白乞問憤憤狀琬曰苟其不如則憤憤矣復問何也後敏坐事下獄人以為必死琬心無適莫是以上下輯睦歸仰於琬蜀猶稱治

輔漢將軍姜維領大司馬是歲西征入羌中魏明帝崩齊王即位延熙三年魏正始元年也

安南將軍馬忠率越雋太守張嶷平越雋郡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大司馬琬諮論事計歲盡還

五年春正月姜維還屯涪縣大司馬琬以丞相亮數
入秦川不克欲順沔東下征三郡朝臣咸以為不
可安南將軍馬忠自建寧還朝因至漢中宣詔旨
于琬琬亦連疾動輒計遷忠鎮南大將軍封彭鄉
侯

六年大司馬琬上疏曰臣既闇弱加嬰疾疢奉辭六
年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除之未易
如東西掎角但當蠶食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輒
與費禕馬忠議以為涼州胡塞之要宜以姜維為
涼州刺史銜持河右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赴東

北之便應之不難

冬十月琬還鎮涪以王平為鎮北大將軍督漢中事
姜維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

十有一月大赦遷尚書令費禕大將軍錄尚書事就
遷江州都督鄧芝車騎將軍

七年閏月魏大將軍曹爽征西將軍夏侯玄征蜀王
平白與護軍零陵劉敏距與勢圍以大司馬琬疾
病假大將軍禕節率軍自成都赴漢中旌旗啓路
馬人擐甲羽檄交馳嚴鼓將發光祿大夫義陽來
敏求共圍棊禕留意博奕色守自若敏曰聊試君

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比至，爽等退命鎮南大將軍馬中平尚書事。夏四月，安平王卒，子胤嗣。秋九月，禘還。大司馬琬以病固讓州職于費禘。董允於是禘加大將軍領益州刺史，允加輔國將軍守尚書令。允立朝正色，處中上則匡主，下帥群司。于時蜀人以諸葛亮蔣費及允為四相，一號四英。宦人黃皓便僻佞慧，畏允不敢為非。後主欲採擇允，曰：「妃后之數不可過十二。」允嘗與典軍義陽胡濟、大將軍禘共期遊宴，命駕將出郾中，襄陽董恢造允修敬，自以官卑少行，求索去。允曰：「本所以出者，

欲用也。好遊談耳。若以自屈方展闊積舍，此就彼非，所謂也。命解驂止駕，允之下士接物皆此類也。君子以為有周公之德。

八年秋，皇太后吳氏薨，謚曰穆。

冬十有一月，大將軍禘行軍漢中。

九年夏六月，禘還成都。

秋，大赦。司農孟光舉責禘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之所宜有也。今主上賢仁，百寮稱職，有何旦夕之急，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奸軌之惡，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禘但顧謝，

馬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荅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備嘗不語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故亮時軍旅屢興赦不妄下也自亮歿後茲制遂

虧

蜀初闕三司之位以待天下賢人其卿士皆勲德融茂太常杜瓊學通行修衛尉陳震忠惇篤粹孟光亮直著聞皆良幹也但光好指擿利病大長秋南陽許慈普記闕性光祿來敏舉措不慎

失勢事者指當世美名不及特進大常廣漢鍾承光祿勳河東裴雋也共朝臣尚書巴西司學義陽胡博僕射巴西姚伉侍中汝南陳祗並讚事業以故丞相長史向朗為左將軍朗自去長史優遊無事乃鳩合經籍開門誘士講論古義不豫世務是以上自勢事下及童冠莫不宗敬焉

冬十有一月大司馬琬卒諡曰恭侯中書令董允亦卒起遷蜀郡太守南陽呂乂為尚書令進姜維為衛將軍與大將軍禰並錄尚書事維出隴西與魏將軍郭淮夏侯霸戰尅之

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眾降衛將軍維
徙之繁縣

汶山平康夷反維復討平之過見廖立意氣自若維
還假節

十一年鎮北將軍王平卒以中監軍胡濟為驃騎將
軍假節領兖州刺史代平督漢中事平始出軍武
不大知書性警朗有思理與馬忠並垂事績平同
郡勾扶亦果壯亞平官至右將軍封宕渠侯後
翼與襄陽廖化並為大將故時人為語曰前有
勾後有張廖平本養外家何人後復姓

夏五月大將軍禕出屯漢中

十二年魏嘉平元年也魏誅大將軍曹爽右將軍夏
侯霸來降淵子也拜車騎將軍

四月大赦

秋衛將軍維出雍州不克將軍勾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衛將軍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五年吳主孫權薨子亮立來告赴之如古義也

立子琮為西河王

命大將軍禕開府

尚書令呂乂卒以侍中陳祗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

十六年春正月朔魏降人郭脩因賀會手刃殺大將軍費禕于漢壽謚曰敬侯禕當國名略與蔣琬比而任業相繼雖典戎于外慶賞刑威咸咨於已承諸葛之成規因循不革故能邦家和一自禕歿後闕宦并權衛將軍維自負才兼文武加練西方風俗謂自隴以西可制而有禕常裁制至是無憚屢出師旅功績不立政刑失錯矣

四月維將數萬攻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抹之維和盡還

十七年魏正元元年也

春衛將軍維督中外軍事大赦

夏六月維復出隴西隴西狄道長李簡舉縣降維圍襄武魏大將徐質抹之維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入蜀居于綿竹及敏系

是歲魏帝齊王廢高貴鄉公即祚

十八年春衛將軍維復議出征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國小不宜黷武維不聽

夏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于洮西經衆死數萬經退保狄道城翼曰可矣不宜進或毀此成功為地盡足維必進魏征

西將軍陳泰採狄道維退駐鍾題

十九年魏甘露元年也

春進衛將軍姜維為大將軍

秋八月維復出天水至上邽鎮西大將軍胡濟失期不至大為魏將鄧艾所破死者衆士庶由是怨維而隴以西亦無寧歲

冬維還謝過引負來自貶削於是以前維為後將軍

大將軍

立子瓚為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春大赦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叛連

吳魏分關中兵東下後將軍姜維復從駱谷出長

城軍芒水與魏大將司馬望鄧艾相持

景耀元年維以誕破退還成都復拜大將軍

史官言景星見大赦改元

宦人黃皓與尚書令陳祗相表裏始豫政皓自黃門丞至今年為奉車騎尉中常侍

姜維雖班在祗右權任不如蜀人無不追思董允者時兵車久駕百姓疲弊太中大夫譙周著仇國論言可為文王難為漢祖人莫察焉

征北大將軍宗預自永安徵拜鎮南將軍領兗州刺

史以襄陽羅憲為鎮軍督永安事

吳大巨廢其主亮立孫休來告難如同盟也

大將軍維議以為漢中錯守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退據漢樂二城積穀堅壁聽敵入平且重關鎮守以御大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懸糧自然疲退此殄敵之術也於是督漢中胡濟却守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舒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

二年夏六月立子謀為北地王恂為新興王虔為上

黨毛

以征西張翼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廣武督廖化為右車騎將軍領并州刺史時南郡閻宇為右衛大將軍

秋八月丙子領中護軍陳祗卒謚曰忠侯祗在朝上希主指下接闈宦後主甚善焉以僕射南鄉侯董厥為尚書令

三年魏景初元年也

秋九月追謚故前將軍關羽曰壯繆侯車騎將軍張飛曰桓侯驃騎將軍馬超曰威侯軍師龐統曰靖侯後將軍黃忠曰剛侯

是歲魏帝高貴鄉公卒常道鄉公即帝位
四年春三月追謚故鎮軍趙雲曰順平侯

冬十月大赦拜丞相亮子武鄉侯瞻中都護衛將軍
遷董厥輔國大將軍與瞻輔政以侍中義陽樊建
守尚書令自瞻厥用事黃皓秉權無能正矯者惟
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而秘書令河南郗正與皓
比屋周旋皓從微至著既不憎正又不愛之官不
過六百石常免於憂患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

大將軍維惡皓之恣擅啓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
走小臣耳往者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
維本羈旅自託而功效無稱見皓枝附葉連懼於
失言遜辭而出後主勅皓詣維陳謝維誘皓求沓
中種麥以避內逼皓承白後主秋維出侯和為魏
將鄧艾所破還駐沓中皓協比閻宇欲廢維樹宇
故維懼不敢還

六年春魏相國晉文王命征南將軍鄧艾鎮西將軍
鍾會雍州刺史諸葛緒益州刺史師纂五道代蜀
大將軍姜維表後主求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
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橋頭黃皓信巫覡謂

敵不來啓後主寢其事羣臣不知

夏艾將入沓中會將向駱谷蜀方聞之遣張翼董厥為陽安關外助廖化為維援繼大赦改元炎興比至陰平聞諸葛緒向建威故待月餘維為鄧艾所推還陰平

鍾會圍樂城遣別將攻關分將蔣舒開門降督傳命奮戰而死

冬會以樂城不下徑長駘而前翼厥之至漢壽也維化捨陰平還保劔閣拒會會不能尅糧運懸遠議欲還而鄧艾由陰平景谷傍入後主又遣都護諸

葛瞻督諸軍距艾至漢涪不進尚書郎黃崇權子也勸瞻速行固險無令敵得入坪言至流涕瞻不從前鋒已破艾徑至涪瞻退保綿竹艾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封琅耶王瞻怒殺艾使戰于綿竹瞻軍敗績瞻臨陣死崇及羽林督李球尚書張遵皆必死沒命瞻長子尚歎曰父子荷恩不早斬黃皓以致敗國殄民用生何為乃駘馬赴魏軍而死百姓聞艾入坪驚迸山野後主會群臣議欲南入七郡或欲奔吳光祿大夫譙周勸降魏魏必裂土封後主後主從之遣侍中張紹駙馬都尉鄧良齎璽

綬奉牋詣文降北地王譙恚憤殺妻子而後自殺
文至成都後主舉櫬面縛銜璧迎之文親釋其縛受
其璧焚其櫬承制拜驃騎將軍使止其宮執黃皓
將殺之受賂而赦之諸圍守皆奉後主勅令乃下
姜維未知後主降謂且固城素與執政者不平欲
使其知衛敵之難而後逞志乃迴由巴西出鄴五
城會被後主手令乃投戈釋甲詣鍾會降于涪軍
士莫不奮擊以刃斫石

明年春正月會構文檻車見徵會圖異計竒維雄勇
還其節益本兵謂長史杜預曰姜伯約比中州名

士夏侯大初諸葛公休不如也鄧艾亦謂蜀人曰
姜維雄兒也會到維出同車坐同席將至成都自
稱益州牧以叛恃維為爪牙欲遣維為前將軍伐
中國維既失策又知會志廣教會誅北諸將諸將
既死除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後主密書通後主曰
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
幽而復明魏太后崩會命將發喪因欲誅之諸將
半入而南安太守胡烈等知其謀燒成都東門以
襲殺會及維張翼後主太子璿等軍衆抄掠數日
乃定

華陽國志卷七
二月後主舉家東遷洛陽

丁亥封安樂縣公食邑萬戶賜絹萬疋奴婢百人他物稱此兄弟子孫為郡都尉侯者五十餘人以譙周全國齊民封城陽亭侯秘書令郗正舍妻子隨侍後主相導威儀封關內侯於是尚書令樊建殿中督張通侍中張紹亦封侯劉氏凡得蜀五十年正稱尊號四十二年

蜀郡太守王崇論後主曰昔世祖內資神武之大才外拔四屯之奇將猶動而獲濟然乃登天衢車不輟駕坐不安席非淵明弘鑒則中興之業何容易

哉後主不常之君雖有一亮之經緯內無肯附之謀外無爪牙之將焉可苞括天下也又曰鄧艾以疲兵二萬溢出江由姜維舉十萬之師紫道南歸艾為成禽禽艾已訖復還拒會則蜀之存亡未可量也乃迴道之巴遠至五城使艾輕進徑及成都兵分家滅已自招之然以鍾會之智略稱為子房姜維陷之莫至尅捷籌筭相應優劣惜哉愚以為維徒能謀一會不慮窮兵十萬難為制御美意播越矣

譏曰諸葛亮雖資英霸之能而主非中興之器欲以

華陽國志卷第七
區區之蜀假已廢之命北吞強魏抗衡上國不亦
難哉似宋襄求霸者乎然亮政修民理威武外振
爰迄琬禕遵修弗革攝乎大國之間以弱為強猶
可自保姜維才非亮匹志繼洪軌民嫌其勞家國
亦喪矣

華陽國志卷第七

華陽國志卷第八

大同志

晉導江常 璩道將撰
明成都劉大昌泰之校

古者國無大小必有記事之史表成著敗以明懲勸
稽之前式州部宜然自劉氏祚替而金德當陽天
下文明不及曩世逮以多故族祖武平府君漢嘉
杜府君並作蜀後志書其大同及其喪亂然逮在
李氏未相條貫又其始末或有不詳第璩往在蜀
櫛沐艱難備諳諸故事更敘次顯挺年號上以彰

華陽國志卷八
明德下以治違亂庶幾萬分有益國史之廣識焉
魏咸熙元年蜀破之明年也以東郡袁郡為益州刺
史隴西太守安平牽弘為蜀郡金城太守天水楊
欣為捷為太守

後主既東遷內移蜀之大臣宗預廖化及諸葛顯等
并三萬家於東及關中復二十年田租董厥樊建
並為相國叅軍

冬分州置梁州遣厥建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
晉泰始元年春刺史袁邵以治城將被徵故蜀侍郎
蜀郡常忌詣相國府陳邵撫卹有方遠國初附當

以漸導化不宜改易州將失遐外心相國聽留辟
忌為舍人

冬十月晉武帝踐祚

二年春武帝弘納梁益引援方彥用故黃金督蜀郡
柳隱為西河巴郡文立為濟陰太守尚忌河內縣
令

四年故中軍士王富有罪逃匿密結亡命刑徒得數
百人自稱諸葛都護起臨邛轉侵江原江原方略
吏李高問術縛富送州刺史童策斬之

初諸葛瞻與鄧艾戰於綿竹也時身死失喪或言生

走深逃瞻親兵言富貌似瞻故富假之也

五年散騎常侍文立表復假故蜀大臣名勲後五百家不預斯劇皆依故官號為降

六年分益州南中建寧雲南永昌興古四郡為寧州七年汶山守兵呂臣等殺其督將以叛族滅之初蜀以汶山西五郡北逼陰平武都故於嶮要置守自汶江龍鶴冉駝白馬匡用五圍皆置修屯牙門晉初以御夷徼因仍其守

八年三蜀地生毛如白毫三夕長七八寸生數里

十年汶山白馬胡恣縱掠諸種夏刺史皇甫晏表出

討之別駕從事王紹等固諫不從典學從事蜀郡何旅諫曰昔周宣王六月北伐者獫狁孔熾憂及諸夏故也今胡夷相殘戎虜之常未為大患而盛夏出軍水潦將降必有疾疫宜須秋冬圖之未晚晏不聽遂西行軍城北出甍入營中軍占以為不祥晏不悟胡康水子燒香言軍出必敗晏以為沮衆斬之

夏五月軍至都安屯觀坂上旅復諫曰今所安營地名觀坂自上觀下反上之象徵不吉昔漢祖悟栢人以免難岑彭惡彭亡而不去遂陷於禍宜移營

華陽國志卷八
他所晏不納其言夜所將中州兵蔡雄宣班張儀
等以汶山道險心畏胡之強晏復諫于時衆庶所
怨遂引牙門張弘督張衡等反殺晏衆夜亂不知
所為惟兵曹從事捷為揚倉彎弓力戰射百餘發
且告雄衆擊之盡見煞從事廣漢王紹亦赴之死
初晏未出蜀中傳相告曰井中有人學七斬普言
客入東東井益州之分野憂刺史戒客人耳又有
猛風是逆風其日觀卦用事若軍西行護觀坂門
人向天井益可慮也故旅勲諫云卒如其言弘等
遂誣表晏欲率已共反故殺之求以免罪其衆抄

掠百姓廣漢主簿李毅白太守弘農王濬宜救急
益州禍亂保晏無惡必為弘等所枉害濬從之而
晏主簿蜀郡何攀以母喪在家聞亂釋纓經詣洛
訢晏忠孝而弘等惡逆事得分詔謂書因以濬為
益州刺史加輕車將軍濬斬弘等益州平

咸寧三年春刺史濬誅捷為民陳瑞瑞初以鬼道惑
民一道始用酒一斗魚一頭不奉他神貴鮮潔其
死喪產乳者不百日不得至道治其為師者曰祭
酒父母妻子之喪不得撫殯入弔及問乳病者轉
奢靡作朱衣素帶朱憤進賢冠瑞自稱天師徒衆

以千數百濬聞以為不孝誅瑞及祭酒袁旌等焚其傳舍益州民有奉瑞道者見官二千石長吏巴郡太守犍為唐定等皆免官或除名

蜀中山川神祠皆種松柏濬以為非禮皆廢壞燒除取其松柏為舟舡惟不毀禹王祠及漢武帝祠又禁民作巫祀於是俗無淫祀之俗教化大行有木連理嘉禾黃龍甘露之祥

三月被詔罷屯田兵大作舟舡為伐吳調別駕何攀以為佃兵但五六百人無所辦宜召諸休兵借諸郡武吏并萬餘人造作歲中可成濬從之攀又建

議裁舡入山動數百里艱難蜀民冢墓多種松柏宜什四市取入山者少濬令攀典舟舡器仗

冬十月遣攀使詣洛表可征伐狀因使至襄陽與征南將軍羊祜荊州刺史宋庭論進取計

四年春漢中都吏龔祚等謀殺太守姜宗以叛宗覺堅守祚等燒南鄭市及平民屋族誅刺史濬當遷大司農至漢壽重遣參軍李毅詣洛與何攀並表求伐吳

五年詔書拜濬龍驤將軍假節監梁益二州軍事除何攀郎中參軍事以典軍從事張任趙明李高徐

兆為牙門姚顯郄堅為督

冬當大舉秋攀使在洛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
侵請兵朝議征却須六年攀因表可因今取之榮
皓必不自送帝乃許焉

冬十有二月濬因自成都帥水陸軍及梁州三水胡
七萬人伐吳臨發斬牙門將李延所愛待將也以
爭騎斬衆莫不肅至江州詔書進濬平東將軍都
督二州巴東監軍唐彬及平南軍皆受指授別遣
參軍李毅將軍由涪陵入取武陵會巴陵

太康元年春三月吳平攀毅以下功封各有差以淮
南胡羆為益州刺史濬遷輔國將軍初濬將征問
靳普今行何如普對曰客星伏南土中而太白歲
星在西方占曰東方之國破必如志矣普學術不
貪榮貴卒於布衣

三年更以益梁州為輕車刺史乘傳奏事以蜀多羗
夷置西夷府以平吳軍司張牧為校尉持節統兵
州別立治西夷治蜀各置長史司馬

五年罷寧州諸郡還益州置南夷校尉持節如西夷
皆舉秀才廉良

八年武帝子成都王穎受封以蜀郡廣漢犍為汶山

十萬戶為王國易蜀郡太守號為成都內史

元康六年復以梁益州為重州遷益州刺史栗凱為
梁州加材官將軍楊烈將軍趙嶽為益州刺史加
折衝將軍

關中氐及馬蘭羗反寇天水略陽扶風始平武都陰
平發梁州及東羗鎮西討之不克益州遣牙門馬
玄升方揀援之以鹿車運成都米給軍糧

八年嶽至州雖崇簡約而性實奢泰略陽天水六郡
民李特及弟庠閻式趙肅何巨李遠等及氐叟青
叟數萬家以郡土連年軍羗就谷入漢川詔書不

聽入蜀益州勅關禁之而戶曹李苾開關放入蜀
布散梁州及三蜀界汶山興樂縣黃石北地盧水
胡成豚堅安角成明石等與廣柔平康文降劉紫
利羗有讎遂與犛桐羗邛逢等數千騎劫縣令求
助討紫利太守楊邠捷殺豚堅而降其餘類餘類
遂叛殺長吏

冬西夷校尉西平麴炳表出軍遣牙門將孫眺為督
護萬人征之戰于常安大為胡所破

九年炳以敗軍徵還晉

夏用江夏太守陳揔為代胡退散

未康元年詔徵刺史廡為大長秋遷成都內史中山
耿滕為益州刺史折衛將軍因廡所服佩初廡以
晉政衰而趙星黃占曰星黃者王陰懷異計蜀土
四塞可以自安乃傾倉賑施流民以收衆心以李
特弟庠衛六郡人勇壯厚卹遇之流民恃此專為
劫盜蜀民患之滕數密表流民剛戇而蜀人懦弱
客主不能相饒宜移還其本土不者與東三郡隘
地觀其情態漸不可長將移秦雍之禍於梁益矣
又言倉庫虛竭無以應鋒鏑之急必益聖朝西顧
之慮由是廡惡滕州被詔書已遣文武士千餘人
迎滕滕以廡未出州故在郡歛募庠黨羅安王利
等劫滕大敗於廣漢宣化亭殺傳詔者滕議欲入
州城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並治兵怨邁日深入
城必有大禍不如安住少城檄諸縣合村保以備
秦氏陳西夷行至且觀其變不爾可退住犍為西
渡江原以防非常滕不從

冬十有二月滕入城登西門廡遣親近代茂取滕茂
告之而去廡又遣兵討滕滕軍敗績自投少城上
吏左雄負滕子哥依茂宋寧裁廡購千金寧不出
尋廡敗得免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詣廡請滕

死喪歆義而不殺也恂與戶曹掾常敞共備棺塚
葬之歆又遣軍逆陳揔揔至江陽聞歆有異志主
簿趙模進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惟當速行府
是兵要助順討逆莫有動者也揔更緣道遲留至
南安魚涪津以與歆軍遇白揔散財貨募士卒距
戰若克州軍則州可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
揔不能更曰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
為如此模曰今州起事必當立威雖不戰無益也
言至垂涕揔不聽衆施揔逃草中模衣揔服格戰
歆兵殺模見非揔乃搜求揔殺之歆自稱大將軍

益州牧以武陽令蜀郡杜淑別駕張粲巴西張龜
西夷司馬龔厓江原令犍為費遠等為左右長史
司馬叅軍徙犍為太守李庠為威寇將軍召臨邛
令涪陵許奔為牙門將召諸王官莫敢不往又以
廣漢太守張微汶山太守楊邠成都令費立為軍
祭酒時庠與兄弟流驪妹婚李含天水任回上官
晶扶風李攀始平費他氏符成隗伯董勝等四千
騎在北門歆使庠斷北道庠素東羌良將曉軍陳
不用麾志舉矛為行伍庠勸稱大號漢庠部下放
攬厥等忌之遂於會所斬庠及其兄子弘等十餘

人慮特等為變又命為督將安慰其軍還特庠喪其夜特流徹衆散歸綿竹厥遣故陰平令張衡外遷費恕就綏納皆為特所殺

許弇求為巴東監軍杜淑張絜逆不許弇怒於州閭下手刃殺淑絜即亦殺弇二子厥腹心也

永寧元年春正月厥遣萬餘人斷北道次綿竹以長史費遠為繼前軍宿石亭特等相合得七百餘人夜襲之因放火殺厥軍略盡進成都城中恐懼中郎常羨與費遠李苾張徵等夜斬關委厥走文武散盡厥獨與妻子乘小舡順水至廣都為下人朱

竺所殺哀

疑

厥字和叔本巴西安漢人也祖世隨張魯內移家趙趙王倫器之歷長安令天門武陵太守來臨州長子昂在洛亦見誅

特流至成都殺西夷護軍姜發及龔尼相都令表洽因大抄掠遣牙門王角李基詣洛表狀初梁州刺史羅尚聞厥反表厥非雄才又蜀人不願為亂必無同者事終無成敗亡可計日而俟惠帝因拜尚平西將軍假節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給徭節兵一千梁州兵二千又配尚書都尉義部千五百

人合四千五百人遷梓潼太守樂陵徐儉為蜀郡
太守楊烈將軍隴西辛舟為廣漢太守

羅尚又表請牙門將王敦兵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
尚來甚懼使弟驥奉迎特後進寶物尚以驥為驕
督特流奉牛酒勞尚於綿竹王敦說尚曰特等隴
上塞盜劫賊宜軍無後患也會所殺之辛舟本趙
王倫所用非資次召當還欲討歛以自新亦言之
尚不納舟又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特自猜
懼三月尚至州治汶山羌反於都安之天弒山遣
王敦討之殺數千人大沒女弱為生口敦單馬馳

為羌所殺

御史馮該張昌攝秦雍州從事督郵移還流民從者
萬餘家而特兄輔素留鄉里託言迎家既至蜀因
謂特曰中國亂不足還遣天水閭式累詣尚求弛
領校權停至秋並進貨賂於尚該許之及秋又求
至冬辛舟李苾以為不可必欲移之式為別駕杜
弢說逼移利害弢亦欲寬送民一年辛舟李苾以
為不可尚從之弢致秀才板出還家知計謀不可
故也

時有白虹頭在井里尾在東山拖大城上治中從事

巴西馬休問閻式曰此何祥也式曰占言下有萬
屍氣甚迫於城非佳應天孽可違乎平西若能寬
逆民災自消矣舟必又白尚流民前獻亂際多所
枉没宜因移設關以奪取

秋七月尚移書梓潼所在抱關

八月關皆城閻式曰無寇而城讎必保之蜀將亂矣
九月遣軍軍綿竹揚言種麥實備越逸并又購特流
首百死特驥悉更其購云能送六郡大姓閻趙任
楊李上官及氏使梁竇符隗童費等首百死流民
本無還意大驚駭趣特

冬十月特流乃保赤祖為二營特稱鎮北益州流鎮
東皆大將軍兄輔驃騎弟驥驍騎特長子蕩鎮軍
少子雄前軍李含西夷校尉含子國離及任回上
官晶李攀費他皆將軍以天水任臧上官惇楊褒
楊發楊珪王達麴歆陰平李遠武都李博洛陽夕
斌等叅佐而閻式何巨趙肅亦為賓從其餘皆有
官號辛舟遣護軍曾元攻之為特所殺尚遣督護
田佐才門劉並助舟復敗進圍廣漢尚復遣犍為
太守李苾長史費遠助舟不能克舟託罪於綿竹
令南郡岐苞斬之而潰圍走德陽特等得廣漢詐

為表奏稱引梁統推舉竇融故事以自貴太尚書
檄告喻閻式式荅曰辛舟傾巧杜景狂發曾元小
堅田佐血氣不治李叔平才經廊廟無將帥之氣
討羸之羞謂可長爾式前為節下及杜景文論留
徙之宜人懷桑梓孰不願之但往初至隨穀庸債
一室五分復值雨潦乞須冬熟而不見聽必窮鹿
抵虎但恐繩之大過送民不肯延頸受刃其憂在
後即聽式言寬使治嚴不過去九月盡集十月生
進道令違鄉里何有如此也雅聽未察郵彼過言
今辛舟奴亡叔平長遯支分勢解事漸及已所謂

不寤曲突遠薪而有焦爛之客也尚率其民盡渡
即水以南尚阻長圍自都安至捷為七伯里捍特
等保廣漢

太安元年春尚牙門夏匡攻李特於立石失利征西
遣督護衙博西征計特博次梓潼晉復拜前廣漢
太守張微廣漢太守掾德陽

尚遣督護巴西張龜督四十牙門軍繁城博方遣叅
軍蒙紹誘特降尚貽博書曰昔年得李流牋降心
欵欵由時威帖得還為寇聞特委誠於下吏而流
驥七八千人來寇日至姦凶之態詭譎不測不可

不重以持之也博不從故為特所破於陽河梓潼
太守張演委倉庫走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
班舉郡降特衙博才兼文武征西大將軍河間王
深器之初為陰平太守為從事巴郡毛扶所免怨
梁州人及西征征西許雄以陽河之沒寇尚未至
聞鶴鳴便退博欲委罪梁州託以自不供給梁州
治中表之博以是得罪晉乃更用許雄為梁州刺
史

八月特破德陽流次成都北上李驤在毗橋尚遣將
張興偽降於驤覘士衆還以告尚尚遣叟兵襲驤

破之流驤并衆攻尚軍軍失利喪其器甲

梁州刺史許雄數遣軍討特特備嶮不得進征西乃
遣監軍劉沈將西征以中國有事不果而南夷校
尉李毅遣叟兵助尚軍數挫特勢日盛

二年春正月朔特攻尚水上軍特從盜底渡黨徒從
赤水渡入即及水西南緣江守軍皆散走太守徐
儉逼降尚保大城特營少城而流軍江西之檢上
蜀民先已結村保特分人就主之雄書諫特收質
任無得分散猛銳流亦諫之特怒曰大事以定但
當安民何緣疑動而劫害不止尚從事蜀郡任叡

說尚曰侵暴百姓又分人衆散在諸村怠愆無備
殆天亡特之秋也可告諸村密剋戰日內外擊之
破特必矣尚從之從縋出叡使宣旨告諸村期二
月十日同時討特手書隱語曰在彼楊水叡先詣
特降究觀虛實特問城中叡曰米穀已欲盡但有
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與啓信諸村悉從叡叡還報
尚如期出軍討特諸村亦起大殺特衆破退追及
於繁之官桑斬特及兄輔遠等李流歛餘衆還亦
祖尚乘勝但施將軍征濫傳特首洛陽焚其苑
李雄以李離為梓潼太守衆還亦祖推流為大將軍

大都督而荊州刺史宋岱水軍三萬助尚次墊江
前鋒建平太守孫阜破特德陽守將蹇碩太守任
臧徑至涪

三月尚遣督護張龜何冲左汜等軍繁城而綿竹降
涪陵民樂紳杜阿應尚尚又遣督護常深軍毗橋
為流驤禦蕩雄攻紳深破驤殺李攀弟恭復為主
左汜黃閭逼攻特北營營中氏羌因符成隗伯石
定叛應汜閭攻蕩雄毋羅掾甲略陳伯手毋羅
傷日壯氣益烈又時成伯戰於內汜閭攻其外自
晨至日中營垂欲破會流破深蕩雄破紳還適與

汜閭會大破之成伯將其黨突出詣尚蕩策馬追退軍為斐長矛所椿死羅雄秘不發喪以安衆心流以特蕩死而岱阜並至恐懼李含勸流降流從之雄與驥諫之不納遣子世及舍子胡質於阜李離聞父舅將降自梓潼還欲諫不及雄與離謀襲阜曰若功成事濟當為人主要三年一更雄曰與君計雖定老子不從若何離曰當制之若不可便行大事雖君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乃說六郡人事激以尚之自侵懼以共殘蜀民之禍陳阜可富貴之秋得以破阜阜軍死者甚衆而

岱病亡荊州軍退轉攻尚

流慙其短軍事任雄雄數破尚軍保大城

夏四月尚殺隱士劉敞敞故州牧劉璋曾孫也隱居白鹿山高尚皓首未嘗屈志亦不預世事尚信秋言殺之殺之日雷震人大雨城中出水

五月李流降于孫阜遣子為質不可乃舉兵與李雄襲阜阜軍敗績宋岱病卒墊江州軍退雄逼攻尚尚保六城中

六月雄從帛羊頰渡攻殺汶山太守陳圖據郫城秋七月朔雄入郫城流盡移營據之三蜀民流迸南

入東下野無煙火鹵掠無處亦尋饑餓唯涪陵民
下餘家在江西依青城山處士范賢自守

平西叅軍涪陵徐與求為汶山太守撫帥江西民與
官掎角討雄尚不許與怨之求使江西因叛降雄
雄以為安西將軍給其軍糧雄得以振

九月流病死雄復稱大將軍都督州牧尚數攻郾雄
使武都朴泰譎尚曰李驤與雄以饑餓孤危日闕
爭相咎驤欲將民江西食穀若潛軍來我為內應
可得也尚以為然大與金寶泰曰今事故未立效
後取不晚也又求遣人自隨覘伺尚從之泰要發

火遣隗伯諸軍攻郾驤使道設伏以長梯上伯軍
伯軍見火起皆爭緣梯雄因放兵擊之大破尚軍
雄徑追退夜至城下稱萬歲曰以得郾滅矣入少
城尚乃覺保大城

驤別攻犍為斷尚運道獲太守武陵龔恢恢往為天
水西縣令任回為吏回問曰識故吏不恢曰識汝
耳郾吏呈故惟功曹楊渙侍衛回謂曰卿義人也
吾力恐不能拔龔君不能免卿也宜早去渙曰背
主求生何如守義而死遂并見殺

以李溥為犍為太守雄生獲伯知其傷死創也伯女

為梁雙妻為已用故不殺

閏十二月尚糧運不繼而被攻急夜退由牛鞞水東下留牙門張羅持城終夜比雄覺去以遠倉卒失節錢羅持從後得之并護資應雄得成都

梁州刺史許雄以討賊不進檻車徵詣詔獄惟護軍與漢國太守杜孟治都戰帥趙汶荊州太守梓潼疑關守漢中

元興元年春正月尚至江陽軍司辛寶詣洛表狀詔書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三郡供其軍賦

冬尚移屯巴郡遣軍掠蜀中斬雄從祖舟獲驥妻各

子壽兄弟

十二月雄太尉李離伐漢中殺戰帥趙汶

永嘉元年春尚施置關戍至漢安隸道

時益州民流移在荆湘州及越嶲牂柯尚書置郡縣就民所在又施諸村叅軍

三月關中流民鄧定司氏等掠漢中冬辰勢以叛巴西太守張燕帥牙門武肇漢國郡丞宣定遣兵圍之氏求拯於李雄

夏五月雄遣李離李雲李璜李鳳入漢中救定杜孟治聞離至命燕釋圍保州城初燕攻定定眾饑餓

偽降送金一器與燕燕納之居七日氏至定還冬
辰勢熾造圍之不聽孟治言離至先攻摩營營破
次攻定又破之燕懼戰將百騎走離等大破州軍
牙門蔡松退造孟治曰州軍以破賊衆不可待也
孟治怖護軍欲城守謂孟治曰賊來雖衆客氣之
常李區區有東南之逼必不分宿兵於外不過迎
按定氏耳孟治曰不然雄昌稱帝王縱橫天下以
遣重衆必取漢中雖有牢城士民破膽不可與待
寇也乃開門退走護軍北還孟治入大桑谷民數
千家車數千兩一夜行才數十里而梓潼荆子疑

誦以父與孟治有隙合子弟追之及於谷口孟治
走子走荆子獲之及吏民十餘家惟漢國功曹毋
建荷擔仗曰吾雖不肖一國大夫國亡不能存終
不爲賊也餓死谷中積十餘日離等引還

漢中民向方白落率吏民還守南鄭

年詔書錄尚討特功加散騎常侍都督二州進爵
夷陵侯長子宇以佩奉車督尉拜次子延壽騎都

尉

梁州以雄所破壞晉更以皇甫商為梁州商不能之
官更用順陽內史江夏張光為刺史治新城

漢中民逼李鳳掠東走荆沔

三年冬天水司琦張金荀略陽羅兼殺雄太尉李離
降尚雄太傅驤李雲李璜攻兼為所破殺雲璜雄
從弟也為司空

十有二月琦等送離毋子於尚尚斬之分其室

四年天水文石殺雄太宰李國以巴西降尚梓潼巴
西還焉

初巴西譙登詣鎮南請兵鎮南無兵表為揚烈將軍
梓潼內史義募三巴蜀漢民為兵克復州郡先征
宕渠殺雄巴西太守馬脫還住涪折衝將軍張羅

進據犍為之合水巴蜀為語曰譙登治涪城文石
在巴西張羅守合水巴氏那得前

秋七月尚薨于巴郡尚字敬之一名仲字敬真襄陽
人也歷尚書丞郎武陵汝南太守徙梁州臨州

詔書除長沙太守下邳皮素秦混為益州刺史兼西
夷校尉揚烈將軍領義募人及平西將軍當進治
三關時李驤急攻譙登素次巴東勅平西將軍張
順揚顯揀登尚子宇恚恨加登糧運不給素至涪
欲治執事執事懷懼

冬十有二月素至巴郡降人天水趙攀閻蘭等夜殺

素素字恭混下邳人也建平都尉暴重熬字及攀
巴郡亂不果抹登三府官屬上巴東監軍冠軍將
軍南陽韓松為刺史校尉治巴東

五年春正月李驥破涪城獲登巴西梓潼復為雄有
荆湘有亂氏符成隗文作亂宜都西上巴東雄衆攻
隗文等反於巴東暴重討之未下重殺刺史韓松
松字公治南陽人隗文司徒暨孫也自領三府事
三月三府文武與巴東太守吏共囚重及妻子於宜
都殺之共表巴郡太守張羅字景治行三府事羅

治枳自討隗文於宮圯破降之旬月復叛劫巴郡
太守黃龕託以為主龕窮急自殺主簿楊預諫曰
文之宿惡江川所知拘劫明府誰不危心虛假之
名孰當信之可使張將軍知其丹誠何遽如此龕
曰賊已道斷何緣得令景治知之預乃作龕書遣
弟逃氏詣羅羅曰子宣宣誠吾自明之耳隗文聞
怒因龕執預問遣信狀龕曰不遣也文乃考預一
日夜預不言文欲殺龕預死杖下文義之赦龕羅
遣軍討之破還羅自討之敗績身死羅字景治河
南梁人也巴中無復餘種矣文駱略吏民西上降

雄將仕田獲捷為太守魏紀三府文武共表平西
司馬王異行三府事又領巴郡太守梁州刺史張
光復治漢中

六年龍驤將軍江陽太守捷為張啓與廣漢羅琦共
煞異異字彥明蜀人也啓復行三府事羅琦行巴
郡太守啓病亡啓字進明捷為人蜀車騎將軍張
翼孫也三府文武復共表涪陵太守義陽向沈行
西夷校尉吏民南入涪陵

建興元年春沈卒涪陵多疫癘蜀郡太守江陽程融
宜都太守捷為楊芬西夷司馬巴郡常款都安令

蜀郡常倉弘等共推汶山太守涪陵蘭維為西夷
校尉

時中原既亂江東有事採援無所顧望融等共率吏
民北出枳欲下巴東遂為雄將李恭費黑所破獲
五月梁州刺史張光討王如黨涪陵李運巴西王建
於盤蛇便作山疑其欲叛也運建走保枸山光遣
軍攻破煞之建女聶楊虎保黃金山以叛討之虎
夜棄營還趣厄水去州城四十里住光遣其子孟
義討之迭有勝負光求助於武都氏王楊茂搜虎
亦來採於茂搜初茂搜子難敵遣養子適賈梁州

私買良人子一人光怒鞭殺之難敵以是怨光曰
使君初來大荒之後兵民之命仰我氏活氏有小
罪不能貫也陰謀討光會光虎求採

秋八月茂搜遣難敵將騎入漢中外言助光內實應
虎至州城下光以牛酒饗勞遣與孟襄共討虎孟
襄自處前難敵繼後與虎戰久難敵從後擊孟襄
大破生禽孟襄殺之

九月光恚死州人共推始平太守胡子序領州

冬十月虎與氏急攻州城子序不能守委城退走氏
虎得州城發光塚焚其屍喪難敵得光鼓吹妓樂

自號刺史虎領吏民入蜀漢中民張咸等討難敵
難敵退還咸復入蜀於是三州沒為雄矣

蜀自太康至于太安頗恠異成都北鄉有人常見女
子僻入草中往視物如人有身形頭目口無手足
能動搖不能言廣漢有馬生角長大各半寸又有
驢無皮毛袒肉飲食數日死繁什邛江原生草
高七八尺莖葉赤子青如牛角內史耿騰以為朱
草表美於成都王

元康三年正月中歛一夜有火光地仍震童謠曰
城堅盜底穿卯中細子李特細又曰江橋頭闕下

華陽國志卷八
市成都北門十八字及尚在巴郡也又曰巴郡舊
當下美巴郡皮素之西上也又曰有客有客來侵
門陌其氣欲索武平府君云譙周言巴沒三十年
後當有異人入蜀蜀由之亡蜀亡之歲去周三十
三年又曰宋岱不死則孫阜不交市三旬之間流
雄之首懸於轅門愚以為宋岱方進阜見得質及
更推敗設岱生在無所保據矣杜弢自湘中與柳
監軍書曰前諸人不能寬李特一年又不以徐士
權為汶山太守而屯故如此謂失之毫釐差以萬
里斯言有似然必以不杜漸為恨者流民初西當

承詔書閉關不入其次易代趙廐選宜內遣平西
綿竹之會聽王敦之計少可以寧毫釐之覺非彼
之謂也

譔曰先王規方萬國必兼親尊賢能而任宗盟者蓋
內藩玉室外禦叛侮故元牧有連率之職奉貢無
失職之愆爰及漢氏部州必卿佐之才郡守皆台
鼎之望是以王尊王褒著名前世第五倫蔡茂徑
登三司斯作遠之准格不凌之令範也白大同後
能言之士無不以西土張曠為憂求玉皇宗樹賢
建德于時莫察視險若夷缺垣不防任非其器啓

華陽國志卷第八
戎長寇遂覆三州詩所謂四國無正不用其良也

華陽國志卷第八

華陽國志卷第九

李特雄壽志

晉導江常璩道將撰
明成都劉大昌泰之校

李特字玄休略陽臨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賓民
種黨勁勇俗好鬼巫漢求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
百姓賓人敬信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移入
漢中魏武定漢中曾祖父虎與杜朴胡約楊車李
黑等移于略陽北土復號曰巴人

特父慕為東羌獵將特兄弟五人長兄輔字玄政次

特特弟庠字玄序庠弟流字玄通流弟驥字玄龍
皆貌驍有武幹特長子蕩字仲平好學有容觀少
子雄字仲儁初特妻羅氏夢雙虹自門昇天一虹
中斷羅曰吾二兒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雄少時
辛舟相當貴有劉化者道術士也言關隴民皆當
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天姿奇異終為人主鄉里
人多善之與叔父庠並以烈氣聞人多歸之既克
成都衆皆饑餓驥乃將民入郫王城食穀芋
雄遣信奉迎范賢欲推戴之賢不許更勸雄自立
未興元年冬十月楊褒揚上共勸雄稱王雄遂稱成

都王追尊曾祖庸曰巴郡公祖父慕隴西王父特
景王母曰太后追謚世父輔齊烈王仲父庠梁武
王仲父流秦文王兄蕩廣漢社文公以叔父驥為
太傅庶兄始為太保外兄李國為太宰國弟離為
太尉從弟雲為司徒璜為司空閻式為尚書令褒
為僕射發為侍中珪為尚書洪為益州刺史徐輿
鎮南王遠軍師具置百官下赦建元太武迎范賢
為丞相從弟置流子也以不陪列誅之賢既至尊
為天地太師封西山侯復其部曲軍征不預租稅
皆入賢家賢名長生一名延父又名九重一日支

字元培陵丹興人也

光熙元年雄稱皇帝改元晏平

永嘉三年羅兼司琦等殺李離於梓潼時閻式去雄
依離并見殺驤攻不克時李雲李璜皆戰死

明年文碩殺李國以巴西梓潼為晉平寇將軍李鳳
在晉壽

梁州先已為雄所破不守而譙登在涪平西參軍向
奮屯漢安之宜福張羅屯平無逼雄雄將張寶弟
全在司琦中雄遣寶反為奸許以伐離寶素凶勇
先殺人而後奔梓潼密結心腹會羅尚遣使慰勞

琦琦等出送其使寶從後閉城門琦等奔巴西雄
得梓潼拜寶為太尉雄自攻奮奮走遣驤攻登登
初將驤子壽欲以誘驤被攻急救援不至還驤壽
五年春驤獲登遣李始督李鳳攻巴西殺文碩是歲
雄燒弟任小受張羅募手刃雄頭雄幾死改元王
衡是後扶風鄧芝楊虎等各率流民前後數千家
入蜀以鳳為征北梁州任固鎮南南夷寧州李恭
征東南蠻荊州皆大將軍校尉刺史雄驤鄣卹百
姓於內鳳回恭招流民於外稱有功氏符成隗文
既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

納皆以為將天水陳安舉隴右來降武都氏王楊
茂搜奉貢稱臣杜弢自湘州使使求援晉涼州刺
史張駿遣信交好漢嘉夷王冲遣子入質頃之朱
提審昭率民歸降建寧麴量蒙嶮委誠其餘附者
日月而至雄乃虛已受人寬和政役遠至邇安年
豐穀登乃興文教立學官其賦民男丁一歲穀三
斛女丁一斛五斗疾病半之戶綢絹不過數丈綿
不過數兩事少役稀民多富實至乃閭門不閉路
無拾遺獄無滯囚刑不濫及但為國威儀無則官
無秩祿職署委積班序無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

貨賄公行懲勸不明行軍無號令用兵無部伍其
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城破邑動以虜獲為先
故綱紀莫稱

李鳳在比數有戰降之功時蕩子稚屯晉壽害其功
大興元年鳳以巴西叛驤討之久住梓潼不敢進雄
自至活驤遂斬鳳以壽代鳳以知州征事

二年驤伐越雋又分伐朱提

三年獲太守西夷校尉李劍

復進伐寧州大敗於螳螂還

初氏王楊茂搜子難敵堅頭為劉曜所破奔晉壽晉

壽守將李稚蕩第二子也受其賂遺不送成都曜
既引還稚遣難敵兄弟還武都遂即叛稚稚悔失
計連白稚求伐氏稚許之群臣多諫稚不從遣稚
兄瑒以待中中領軍統稚攻難敵由迫水道壽遣
與稚弟玠由陰平入二道討氏難敵等先拒壽玠
玠壽不進而瑒稚徑至下辨以深入無繼大為氏
所破稚瑒皆死死死者千餘人稚深自咎責以謝百
姓瑒蕩之元子有名望志尚稚欲傳以後嗣甚痛
惜之

稚妻任無子養瑒弟班為子稚自有庶子十五人群
臣上立嗣稚曰孫仲謀割有江東伯符基兆子止
侯爵國志恥之宣公舍子立弟君子以為知人吾
將辨縫國志之恥以繼宣公之美驥與司徒王達
諫以為不可稚不從

求昌元年冬立班為太子驥泣曰亂始於是矣
恭寧元年越雋斯叟反攻圍任回及太守李謙遣其
征南費黑救之

咸和元年夏斯叟破

二年謙移郡民於蜀

三年冬驥死追贈相國謚曰漢獻王壽以喪還拜玠

征北梁州代壽以班行撫軍將軍脩晉壽軍屯
五年拜壽都督中外諸軍大將軍中護軍西夷校尉
錄尚書摠統如驤

冬壽率征南費黑征東任邵伐巴東至建平監軍毋
丘輿退保宜都

六年春壽還遣任邵屯巴

雒以子越為車騎住廣漢

秋壽伐陰平

冬城涪縣

七年秋壽南征寧州以費黑為司馬與邵攀等為前

軍由南廣入又別遣任回子調出越雋入

冬十月壽黑至朱提朱提太守董炳固城寧州刺史

尹奉遣建寧太守霍彪大姓麴深等助炳時壽已

圍城欲逆拒之黑曰料城中食少霍彪等雖至齎

糧不多宜令人入城共消其穀猶嫌其少何緣拒

之彪等皆入城城久不下壽欲急攻之黑諫曰南

道險俗好反亂宜必待其詐勇已困但當日月制

之全軍取勝以求有餘溷牢之物何足汲汲也壽

必欲戰果不利乃悉以軍事任黑

八年春正月炳彪等出降威震十一郡

三月刺史尹奉舉州委質遷奉於蜀壽領寧州南夷
初平威禁其肅後轉凌掠民

秋建寧州民毛衍羅屯等反殺太守邵攀特柯太守
謝恕舉郡為晉壽破之

九年春分寧州置交州以霍彪為寧州建寧裏深為
交州刺史

封壽建寧王張駿使參軍傅頴治中張淳遺雄書勸
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引見謂曰吾過為士大夫所
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貴州將令行河沙常所希
冀進思共為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為守藩之將

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
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鈞闇至有何已已頴
淳以為然使聘相繼

巴郡嘗告急云有東君雄曰吾常慮石勒跋扈侵逼
瑯琊以為耿耿不圖乃能舉軍使人欣然雄之雅
談多如此類

三月壽還

夏六月癸亥雄疾病卒時年六十一偽謚曰武帝廟
稱太宗凡自立三十年

冬十二月丙寅葬成都墓號安都陵也

班字世文蕩第子也少見養於雄年十六立為太子好學愛士每觀書傳謂其師友天水文夔隴西董融等曰吾見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卓絕未嘗不有慙色何古人之難及乎進止周旋勤於咨問但性輕躁失在田獵

甲子襲位玠來奔喪勸遣雄子越還江陽而欲令期代已知北事班以未葬不許遣玠還涪

冬十月癸亥期越殺班於臨次并殺班仲兄領軍都弟玠奔晉期偽謚班曰戾太子壽追謚曰哀皇帝

子幽顯為其所殺班兄弟五人皆兵死四人無後玠在晉歷巴郡襄陽宜都太守龍驤將軍永和三年從征西於山陽戰死也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毋冉賤雄妻任養為子少攻學問有容觀雄時令諸子各募合部曲多者終得數百人而期獨得千餘人為安東將軍雄亡越自江陽來赴喪兄弟快怏既以班非雄所生又慮玠不利已與兄越密謀圖班太史令韓約上言宮室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班不悟遂因夜哭越殺班期自立以越為相國與壽並錄尚書事進壽大都督徙封漢王使討玠

於浯封越建寧王以仲兄霸為中領軍鎮南弟保
鎮西西夷校尉汶山太守從兄貽征東代越皆大
將軍

珩走即拜壽梁州知北事

咸熙元年春正月立妻閼氏為后下赦改元玉帛
秋以司隸景騫為尚書令征南費黑為司隸斑舅羅
演為僕射舅羅演與漢王相天水上官澹謀襲期
立斑子幽謀泄殺澹并誅斑母羅玲子礮稚妻各
二年忌從子載多才藝託他事誅之而霸保皆暴病
死於是大臣自疑骨肉不相親而期志益廣忽慢

父時公卿政刑失錯

四年夏四月壽自浯還襲期假以誅越騫為言越請
散財募士格戰期謂壽不自薄不許既誅越騫初
廢期為邛都縣公

五月乃殺期及誅李始等殺兄弟十餘人期死時年
二十四謚曰幽王

五年徙其妻丁於越雋勢又使人就越雋誅其子壽
字武考有幹局愛尚學義志度少殊於諸子雄奇
之自代父為將志在功名故東征南伐每有效事
雄疾病侍疾左右左右侍臣造雄頌命寄託於壽

期之殺斑也李始初欲附壽圖共討期壽不敢始怒說期取壽憚李珩在北欲藉壽討之故許壽既受漢封北伐珩告以去就利害假道故珩得由巴順水東下吳壽雖伐珩鎮涪歲中當入朝覲常自危嫌輒造漢中守將張才急書告方外寇警

咸康二年冬北入漢中破走司馬勲壽見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而手下有強兵懼不自全數聘命高士巴西龔壯壯雖不應恐見害不得已數見壽時岷山崩江水竭壽緣劉向之言而惡之每謀壯以自安之術壯之父及叔皆為特所殺欲假手

報讎未有其由因說立事何如舍小從大以危易安開國裂土長為諸侯名高桓文勲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路陽羅桓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為晉稱藩會養弟攸從成都病還死道中乃佯言越藥殺之又詐造妹婚任調書言期越當廢壽以惑群下群下信之乃誓文武許賞城中資財得數千人南攻成都于勢為開門內應遂獲期越誅其宗族十餘人兵入虜掠民家奸淫雄公主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桓與思明及李奔王利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以壯為長

史告下又勸令送期於晉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
李艷及張烈等勸壽自立壽亦生心遂背思明所
陳之計稱漢皇帝尊父驤曰獻帝母卞氏曰太后
下赦改元漢興以栢為尚書令思明為廣漢太守
任調鎮北梁州知東羌校尉李弈鎮西西夷校尉
更代諸郡及鄉佐皆用宿人及已參佐省交州以
從子權為鎮南南夷寧州於是成都諸李子弟無
復秉兵馬形勢者雄時舊臣及六郡人皆斥廢也
秋七月李弈從兄乾與大臣合謀欲廢壽壽懼使子
廣與大臣盟要為兄弟進李闔為征東荊州移鎮

巴郡

八月天連陰雨木稼傷損百姓饑疫草莽臣龔壯上
封事曰臣聞陰德必有陽報故于公理獄高門待
封伏惟獻皇帝寬仁厚惠宥罪甚衆靈德洪洽誕
鍾陛下陛下天性忠篤受遺建節志齊周霍誠貫
神明而志緒違理顛覆顧命管蔡既興讒諛滋蔓
大義滅親撥亂濟危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
衆舉國稱藩天應人悅白魚登舟霆震助威烈風
順義神誠允暢日月光明而論者未喻權時定制
淫雨汜瀆垂向百日木稼損傷加之饑疫百姓愁

望或者天以監示陛下又前日之舉止以救禍陛下至心本無大圖而今久不變天下之人誰復分明知陛下本心者哉且玄宮之讖難知而盟誓願違一旦壇場有急內外騷動不可不深思長久之策永為子孫之計也愚謂宜遵前盟誓結援吳會以親天子彼必崇重封國歷世雖降階一等永為靈德宗廟相承福祉無窮君臣銘勲於上生民寧息於下通天下之高理弘信慎之美義垂拱南面歌詩興禮上與彭常爭美下與齊晉抗德豈不休哉論者或言一州人附晉必榮六郡人事之不便

昔豫州入蜀荆楚人貴公孫述時流民康濟及漢征蜀殘民大半鍾鄧之役放兵大掠誰復別楚蜀者乎論者或不達安固之基惜其名位在昔諸侯自有卿相司徒司空宋魯皆然及漢藩王亦有丞相今義歸彼但當崇重豈當減削昔劉氏郡守令長方仕州郡者國亡主易故也今日義舉主榮臣賴寧可同日而論也論者又為臣當為法正陛下履臣如天養臣如地恣臣所安至於名榮漢晉不處臣復何為當侔法正論者或言晉家必責質任及徵兵伐胡何以應之案晉不煩尺兵一國來附

威卷四海廣地萬里何任之責胡之在北亦此之
憂今平居有東北之虞縱令徵兵但援漢川猶差
二門耳臣託附深重忘疲病之穢實感殊遇冀以
微言少補明時常懼殞歿不寫愚心辜負恩碩謹
進恹恹伏願罪戮壽不悅然拘前言秘藏之

九月僕射任頊雄妻弟也謀反誅并殺雄子約等
五年春二月晉將伐巴郡獲李閎閎恭子也初受許
白牛鞞以東土斷與閎執政者以為不可乃止復
不益兵故覆沒閎弟豔以是怨故與朝右有隙是
時壽疾病恒思明等復議奉晉計尋巴郡破壽以

為附晉晉當以兵威故不能自斷遂輟計

三月拜李奕鎮東代閎

夏建寧太守孟彥率州人縛寧州刺史霍兪於晉舉
建寧為晉遣又將軍李位都討之時權在越雋

秋又遣尚書廣漢李據為御史入南中據祖毅晉故
寧州刺史以向與南人有舊故遣之據從兄演自
越雋上書勸壽歸正返本釋帝稱王壽怒殺之車

騎將軍王韶為參軍

右車騎將軍王韶為參軍九
字前後文不相屬不知記何

事也今仍舊本存此
九字於後以待攷

晉康帝建元元年壽卒勢立改元太和大史令韓皓

上言蔡惑守心乃宗廟不修之譴勢乃更命祀成
始祖太宗皆謂之漢勢之弟大將軍廣以勢無子
求為太弟勢不許馬當解思明固請許之勢疑與
廣有謀收當思明斬之廣自殺思明被收歎曰國
之不亡以我數人在也今其殆矣思明有智略敢
諫諱馬當素得人心及其死士民無不哀之

冬李奕自晉壽舉兵反單騎突門門者射殺衆潰勢
大赦境內改年嘉寧勢驕淫不恤國事中外離心
蜀土無繅魯皓切西至是始從山出自巴至犍為
梓潼布滿山谷大為民患加以饑饉境內蕭條

三年春二月桓溫伐蜀軍至青衣勢大發兵遣督堅

等將之

督子威也

自山陽趣合水諸將欲設伏江南

以待晉兵督堅不從引兵自江北駕鴛鴦碛渡向犍

為

碛渠霸切

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督堅至犍為

乃知與溫異道還自沙頭津濟比至溫已軍於成

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勢悉衆出戰于笮橋音

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勸勢降勢乃夜開東

門走至葭萌使散騎常侍王幼送降文於溫勢至

建康封歸義侯

李氏自起事至亡六世四十七年止僭號四十二年

蜀中亦有恠異期時有狗豕交木冬榮勢時涪陵
民樂氏婦頭上生角長三寸凡三截之又有民馬
氏婦姪身兒脇下生其母無恙兒亦長育有馬生
駒一頭二身相着六耳一牡二牝又有天雨血於
江南數畝許李漢家舂米自臼中跳出遽歛於箕
中又跳出馮於篋中又跳出有猿居鳥巢至城下
地仍震又連生毛其天譴不能詳也

譔曰特流乘釁險宮雄能推亡固存遭皇極不建遇
其時與期偕為禍階而壽勢終之詩所謂亂離瘼
矣爰其適歸者也長安詩譙周識曰廣漢城北有

大賊曰流曰特攻難得歲在玄宮自相賊終如其
記先識預覩何異古人乎歷觀前世偽僭之徒縱
毒虔劉未有如茲每惟殷人丘墟之歎賈生過秦
之論亡國破家其監不遠矣

按常璩華陽國志目錄第九卷及序志皆云述李持
雄期壽勢志則勢固有志也今諸本皆無之意者
傳寫脫漏因循不錄遂失之爾今本諸通鑑所述
參以載記所書續成勢志用補其闕以俟後之博
洽君子云又史載散騎常侍常璩實勸李勢降桓
溫璩必作志者因續記此云

華陽國志卷第九

